春在堂襍文

德淸俞樾

詁經精舍四集序

昔阮文達公之撫浙也憫俗學之苟且慨古訓之失傳爰於西湖孤山之麓剏建詁經精舍俾兩浙之士挾冊負素諷誦其中泝流以溯原因文以見道而又懼流傳旣久失其初意或且以世俗之學羼竝枱驪特奉許鄭兩先師栗主於精舍之堂用示𣄃式使學者知爲學之要在乎研求經義而不在乎明心見性之空談月露風雲之浮藻斯精舍之舊章文達之雅意也文達去浙與

廢不常庚申辛酉之亂鞠為邱虛大亂既定復又建立
齋舍召集生徒而余忝主講席者十有二年矣學術龐
雜記聞龐少曾不足窺許鄭之藩籬然十餘年來與諸
生所昕夕講求者則猶之乎文達之志也先是每歲之
終錄課藝之佳者而刻之其後生徒日衆經費絀焉庚
午以後遂不復刻梅小巖中丞慮其久而散佚出鉅資
付監院為剞劂費余乃合辛未至戊寅八年中之課藝
而簡擇之得經解如干篇詩賦襍作如干篇與監院兩
校官及門下諸大生校而付之梓自文達刻詁經精舍
文集後繼之者有二集三集之刻故茲編謂之四集說

經之文多宗古義即詩賦亦古體居多非欲求異時流葢不敢失許鄭兩先師之家法而𣪠文達建立精舍之本心也刻成因書數語於目錄之前用示精舍之士且以自勉焉

詁經課藝五集序

余忝主詁經講席十有六年矣往者精舍課藝歲一刻之後以肄業者日衆經費絀焉乃閱數歲而一刻自己卯以來及今四年官師課藝戢戢如束筍不付剞劂將遂散佚於是監院官乃請於大中丞儁丞陳公發資刻之而余選擇其佳者經解詩賦得如干篇刻既成序其

端曰吾浙素稱人文淵藪而書院之設亦視他省為多其以場屋應舉文詩課士者則有敷文崇文紫陽三書院在至詁經精舍則專課經義即旁及詞章亦多收古體不涉時趨余頻年執此以定月旦之評選刻課藝亦存此意非敢愛古而薄今蓋精舍體例然也或曰詩賦古今異體是固然矣經解豈有異歟余曰有場屋中之經解有著述家之經解句梳字櫛旁徵博引羅列前人成說以眩閱者之目而在己實未始有獨得之見此場屋中之經解也著述家則不然每遇一題必有獨得之見其引前人成說或數百言或千餘言要皆以證成吾

說合吾說者我從之不合吾說者吾辯之駁之而非徒襲前人之說以爲說也吾意旣明吾說亦盡其餘一字一句注疏具在吾無異同之見則固不必及之也古人云探驪得珠餘皆鱗爪詞章且然經解何獨不然乎此著述家之經解也精舍中多高才生頗有能發揮經義自抒心得者從此相與研求經術文章蒸蒸日上爲異日儒林文苑中人不亦懿歟余衰且病數年中又頻有天倫之戚意興衰頹學問荒落恐不獲久與諸君子相從于壇坫矣此余所以讀斯集而不能不爲之憮然也

詁經精舍六集序

癸未之秋刻詁經精舍五集成余既序其端矣至今歲而丑同伯許子原兩監院又循故事以請大中丞仲良劉公從之於是復有詁經精舍六集之刻而余又職其選事夫詁經精舍所課者古學也余所選經解詩賦皆求合乎古而不求合乎今余於五集序已具言之可不贅矣惟自同治間重建詁經精舍至今二十餘年而余主講最久其與諸生朝夕所講求尚不背阮文達公創建精舍之初意然念文達當日大開壇坫宏奬風流四方秀艾挾冊負素諷誦乎其中者彬彬乎極一時之盛未嘗不惜我生之晚而不得與之揖讓於其間也乃今

歲瞿子玖學使甫下車即訪余於湖樓拳拳以精舍人材爲問文博訪周諮得高才生如千人送精舍肄業而別籌經費以供膏火之資子玖學使其繼文達而興者乎諸生之從事於此者宜如何擘求經訓講明古義以期無負其美意哉余衰且病學問之事日以荒落曩作五集序已有不得長與諸君子相從之歎乃星霜再易而頹唐病叟猶擁皋比老眼麻茶又有此選昌黎云方今向泰平元凱承華勛吾徒幸無事庶以窮朝曛此又余與諸君所宜共勉者也

詁經精舍七集序

自光緒乙酉刻詁經精舍第六集至於今十載矣精舍課藝因循未刻歲月寖久散失遂多及今不刻將有淪亡沈珠之歎會中丞廖公甫下車勤求庶政詁經監院孫和叔吳璡軒乃以刻課藝請而仍以選政見屬焉惟此十年以來監院更易已非一人課卷叢殘僅存大半余即其中選得經解詩賦各如干篇付兩監院校而刊之剞劂既竟監院請序余戊辰之歲忝主斯席迄今二十八年區區之愚與精舍諸生所惓惓者務在不囿時趨力追古始已於五集序中詳言之矣茲又何言哉然念自阮文達公刻詁經文集後至今刻至七集文達原

版久已無存而同治以來續刻各集之版亦燬於丙戌年湖樓之火余方擬俟軍務粗定言於當路諸公將從前諸集精選其十之五六彙刻一編以存其崖略然則此集雖居第七而亦或藉此爲先路之導也時事艱難余年又衰老未識能副此願否時廣東學使徐花農太史報滿將歸以白金二千圓送中丞裨益精舍膏火太史舊嘗肄業於是者也近來精舍人材輩出異日踵花農而起必大有人吾知精舍之規模日擴矣刻此集成又深爲諸君望也

詁經精舍八集序

吾浙書院課藝三年一刻前刻詁經第七集以癸巳年爲止自甲至丙又歷三年監院乃請於大中丞廖公有詁經八集之刻而余仍職其選事選既定監院請序嗟乎此三年中時局一變風會大開人人爭言西學矣而余與精舍諸生猶硜硜焉抱遺經而究終始此叔孫通所謂鄙儒不知時變者也雖然當今之世雖使孟子復生無他說焉爲當世計不過曰盡亦反其本矣爲吾黨計不過曰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戰國時有孟子又有荀子孟子法先王而荀子法後王無荀子不能開三代以後之風氣無孟子而先王之道幾乎熄矣今將

爲荀氏之徒歟西學具在請就而學焉將爲孟氏之徒歟則此區區者雖不足以言道要是三代上之禮樂文章七十子後漢唐學者之緒言而　本朝二百數十年來諸老先生所孜孜講求者也精舍奉許鄭先師栗主家法所在其敢毃諸風雨雞鳴願與諸君子共勉也

孫仲容墨子閒詁序

孟子以楊墨並言辭而闢之然楊非墨匹也楊子之書不傳畧見於列子之書不過自適其適而已墨子則達於天人之理熟於事物之情又深察春秋戰國百餘年間時勢之變欲補弊扶偏以復之於古鄭重其意反復

其言以冀世主之一聽雖若有稍詭於正者而實千古之有心人也尸佼謂孔子貴公墨子貴兼其實則一韓非以儒墨並爲世之顯學至漢世猶以孔墨並稱尼山而外莫尙於此老乎墨子死而墨分爲三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今觀尙賢尙同兼愛非攻節用節葬天志明鬼非樂非命皆分上中下三篇字句小異而大旨無殊意者此乃相里相夫鄧陵三家相傳之本不同後人合以成書故一篇而有三乎墨氏弟子網羅放失參考異同具有條理較之儒分爲八至今遂無可考者轉似過之乃自唐以來韓昌黎外無一

人能知墨子者傳誦旣少注釋亦稀樂臺舊本久絕流傳闕文錯簡無可校正古言古字更不可曉而墨學塵薶終古矣　國朝鎭洋畢氏始爲之注嗣是以來諸儒益加讎校涂徑旣闢奧窔粗窺墨子之書稍稍可讀於是瑞安孫詒讓仲容乃集諸說之大成著墨子閒詁凡諸家之說是者從之非者正之闕畧者補之至經說及備城門以下諸篇尤不易讀整紛剔蠹衇摘無遺旁行之文盡還舊觀訛奪之處咸秩無紊蓋自有墨子以來未有此書也以余亦嘗從事於此問序於余余何足序此書哉竊嘗推而論之墨子惟兼愛是以尙同惟尙同

是以非攻惟非攻是以講求備禦之法近世西學中光學重學或言皆出於墨子然則其備梯備突備穴諸法或即泰西機器之權輿乎嗟乎今天下一大戰國也以孟子反本一言爲主而以墨子之書輔之儻足以安內而攘外乎勿謂仲容之爲此書窮年兀兀徒敝精神於無用也

孫仲容札迻序

昔人有謂盧紹弓學士者曰他人讀書受書之益子讀書則書受子之益盧爲憮然蓋其言固有諷焉余喜讀古書每讀一書必有校正所著諸子平議凡十五種而

其散見於曲園俞樓兩襍纂者又不下四十種前輩何子貞先生謂余曰甚乎哉子之好治閒事也余亦無以解也今年夏瑞安孫詒讓仲容以所著札迻十一卷見示讎校古書共七十有七種其好治閒事葢有甚於余矣至其精孰訓詁通達叚借援據古籍以補正訛奪根柢經義以詮釋古言每下一說輒使前後文皆怡然理順阮文達序王伯申先生經義述聞云使古聖賢見之必解頤曰吾言固如是數千年誤解今得明矣仲容所爲札迻大率同此然則書之受益於仲容者亦自不淺矣余嘗謂校讎之法出於孔氏子貢讀晉史知三豕爲

已亥之誤即其一事也昭十二年公羊傳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何劭公謂知公誤爲伯子誤爲于陽在生刊滅闕是則讀書必逐字校對亦孔氏之家法也漢儒本以說經蓋自杜子春始杜子春治周禮每曰字當爲某即校字之權輿也自是以後是正文字遂爲治經之要至後人又以治經者治羣書而筆鍼墨灸之功徧及四部矣夫欲使我受書之益必先使書受我之益不然割申勸爲周由觀而肆赦爲內長文且不能得其句讀又烏能得其旨趣乎余老矣未必更能從事於此仲容學過於余而年不及余好學深思以

日思誤書爲一適吾知經疾史恙之待治於仲容者正無窮也

後知不足齋叢書序

乾隆間歙縣鮑君廷博纂輯知不足齋叢書經始於乾隆丙申至道光癸未而後成其書凡三十集士林爭購以爲鉅觀洵自左禹圭以來一不朽盛業也今其書版尚在廣東頗有殘缺坊肆修補復完以行於世然藏籍極博史公已云然矣況至於今人握蛇珠家抱荊玉掇芳儒素豈有涯涘常熟鮑君叔衡雖家虞山而其先故歙產知不足齋主人實其宗英也於是有後知不足齋

叢書之刻其書始刻於光緒甲申書凡四函共二十三種至辛卯之春續刻四函又得書三十一種今年四月余與相見於西湖辱以全書見贈余讀之自經學史學小學以及官儀禮器防海籌邊無所不具可謂採珠寶窟閬石瑤林者矣顧氏千里有言自有彙刻一途然後各書之勢常居於聚儲藏之家但費收一書之勞即有累若干書之獲此彙刻之書所以日盛一日乎然如王文祿之爲邱陵學山以敵左禹圭之百川學海則有之矣又如吳有蘭之爲藝海珠塵以配張海鵬之墨海金壺則亦有之矣其前後紹述以成一家之言者未之聞

也叔衡此書出而前後兩知不足齋龍奴鳳諸照耀藝林昌黎云固宜長有人文章紹編剗此之謂歟前知不足齋積四十餘年始有成書今叔衡自甲申至辛卯春秋八閱得書四函然則自茲以往彙編賡絡日益增多必與前書相埒矣余聞道光間渤海高氏有續知不足齋叢書其書止二集一十七種蓋苟合苟完有志未逮叔衡此書吾知其必篤而止之也

谷水口碑錄序

古之君子未有不仕學皆優者也後之君子學其所學而不足以仕其所學非學也仕則別有以為仕而不由

於學亦不復言學是其爲仕可知矣米孫大令吾黨之高才生也讀書通曉大義熟於古今時勢之變爲古文辭簡明有法度往年肄業於上海龍門書院院長劉融齋先生所器同院諸生推都講焉余與其先德嘯泉先生同歲入縣學與有世講之誼而米孫又辱從余游未幾以拔貢生就直隸州判筮仕江蘇每月應官課輒居高等上游皆知其才試以吏治如海運釐捐洋務籌賑積穀無不侃侃辦畢前方伯貴筑黃公今方伯順德鄧公命之綜理文案身兼數器部分如流咸歎曰佳乎吏也會松江華亭縣缺官命往權之甫受事即禮接士

大夫訪求利弊凡農田水利學校禮教鄉約義塾團防保甲諸政次第舉行修建二陸及顧黃門祠俾民有所觀感又擇其士之秀者每月會課於署中切劘以有本有用之學雖甫滿一載即受代以去未克竟其所施然峯泖之間頌聲滿矣谷水口碑錄一卷乃華亭士大夫所爲詩文以贈其行者也嗟乎如米孫者非仕學兼優之君子歟方今內憂外患猶未盡救有志之士爭言富強或且謂宜變中國之法改從西國之法余謂無益也

朝廷擇賢督撫督撫擇賢守令安內攘外有餘矣米孫本所學以仕即以仕行其所學華亭一年牛刀小試

而已他日所至未可限量吾即於是編徵之也

魯卓叟觀察重游泮水紀盛錄序

重游泮水之說何自昉乎博考　國初人詩文集皆無其事是未有此說也　高宗純皇帝於重熙累洽之朝極壽考作人之盛加惠耆儒凡中式舉人歷六十年再遇是科準其重赴鹿鳴筵宴稽之會典蓋自乾隆三十九年始此歷代未有之曠典也於是海內士大夫遭逢盛事推廣　皇仁入學六十年後有重游泮水之說其事實始於隨園先生按隨園集有重赴泮宮詩其序曰余以丁未年入泮今又丁未矣仿重宴鹿鳴故

事作歌使當時早有重游泮水之說則自有故事可循何必倣重宴鹿鳴故事乎其詩云特設隨園酒一卮强顔首唱泮宮詩則其由隨園倡始可知矣丁未爲乾隆五十二年重宴鹿鳴之例已遵行十有餘年故隨園倣之而爲此舉也嘉興錢文端公於康熙四十年辛巳入學先乎隨園者二十七年至乾隆二十六年辛巳文端年七十六歲距入學六十年其時猶未有重宴鹿鳴之典故亦未有重游泮水之說考文端年譜是年入都祝

皇太后七旬萬壽與九老會恩禮優隆賡和稠疊使有重游泮水之說則

高廟必有恩賚且必

有詩以寵之至今爲美談矣以文端尙無其事故知此事實倡於隨園也余按前明閻牛叟先生有入泮圖方巾襴衫樹二金花於首前導彩旌後張黃蓋先生乃閻百詩徵君之父以初入泮之博士弟子員而彩旗黃蓋諠赫如此足徵學校之重況乎入泮逾六十年之一襲青衿倍晏子狐裘之歲桑榆雖暮芹藻猶新豈非人世所稀逢士林所豔羨乎蕭山魯卓叟觀察裒集 國初以來齯齒鮐背之士入學以後逾六十年者得若干人合爲一編題曰重游泮水紀盛錄此亦前人未有之創作也夫重赴鹿鳴爲 本朝曠典重游泮水事亦相符

國家久道化成安知將來不垂為令甲載入容臺乎觀察此編即為之兆也余於道光丙申入泮今又丙申矣自惟殘年待盡一事無成雅不欲以衰朽姓名煩瀆官師而吾邑大令張漢章司馬年家子也必欲以聞於學使力辭不獲深以為愧聞觀察今年八十有一越二年亦屆重游泮水之期可以補入此編矣昔阮文達重游泮水以會典不載禮節為疑命門人議之乃以兩校官前導自下馬碑步至櫺星門外升階上第九級行禮附書及之豫為觀察重游泮水告也

王喬雲女史冬青館集序

皇太后旣歸大政其時朝野淸平宮府靜謐娥臺姒幄之中端居無事惟以翰墨自怡　密詔近習之臣居東織西織之任者訪求天下才女以名聞備徵召而杭州織造乃以二女史進其一則王蕊雲夫人也夫人浙江錢塘人乃詩人棣香司馬之愛女而富崇軒觀察之德配也觀察守福甯居官廉潔殁無遺貲夫人歸杭藉筆墨供饔飧紙閣蘆簾澹如也及應　詔書入直　長春宮　賜名玉芳所進詩畫無不稱　旨讀扈　駕靜宜園扈　駕同豫軒及石丈亭盤雲殿應制諸作雍容華貴中有亭亭物表皎皎霞外之概雖館閣諸臣無以過

之會將爲其子納婦乞假還杭　皇太后優詔許焉
恩禮周洽　賜予便蕃極一時之榮遇余門下六橋
都尉與夫人有世講之誼乃以其所著冬青館集示余
集中古今體詩皆備附以賦數篇詞數闋余讀其詩深
歎其詠物之工寫景之妙而其詠古之作尤意義正大
寄託高深非尋常銘椒頌菊者所能辦蓋亦漢之班昭
唐之宋若莘矣明初蕆載縣民婦易淵碧舉女秀才入
尚功局又有黃阿妹者大學士梁儲母之祖姑也洪武
初入宮賜名惟德宣德中乞骸南歸皇太后爲詩賜之
今夫人榮遇更在易淵碧黃阿妹之上此冬青館集巽

時必爲　國史藝文志所收宜及時刋布以行於世庶
爲彝珈生色而亦以見吾浙之多才也

全唐文續拾序

存齋陸君輯全唐文拾遺七十二卷余爲製序其書久
行於世矣君篤好唐文至老不衰凡所督見靡不纂錄
於是又續得三百數十篇釐爲十六卷題曰唐文續拾
鋟版與前書並行剞劂未竟君捐館舍至今年秋手民
以蕆事告而君不及見矣其長君誠伯孝廉以印本寄
示幷述遺命仍請爲序余讀其書上自朝廷誥敕以及
碑銘序記之文下逮方外之讚頌外國之表狀無所不

備雖年代久遠文字剝落而洋洋數百言完善無缺者亦多有之嗚呼蒐羅之富采輯之勤可謂至矣自嘉慶間　頒行全唐文之後烏程嚴鐵橋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七百四十七卷使與全唐文相接而君又於全唐文一千卷外成拾遺及續拾共八十八卷然則自上古至唐幾於無一字一句之或遺矣豈非藝林盛事哉鐵橋烏程人而君歸安人是名山之大業實吾郡之美談鐵橋身後遺書散佚賴其從弟秋樵稍稍編校而君有令子克承先志寶守遺書不敢失墜是又鐵橋所不及者也余老矣不克於前序之外更贅一言姑

述其世濟之美以慰君遺意并爲誠伯昆仲望也

玉蘭堂文氏題跋序

明代吳中文氏世擅著述衡山之祖洪長子彭次子嘉彭之子肇祉自高祖至元孫五代其詩合爲一集曰文氏五家詩視宋劉氏之合祖孫三代爲一集題三劉家乘者更過之矣余猶惜衡山之父林衡山之兄奎皆無遺集傳後亦美中之不足也今年夏隨庵包子以其大父子莊先生所輯玉蘭堂文氏題跋見示衡山二卷壽承休承各一卷而附以文震孟以下七人則更過於文氏五家詩矣其品題書畫語意雋永見解超絕非祖孫

父子兄弟耳目濡染不能至此余非賞鑒家無從贅一詞惟畧爲攷第其前後而歸之隨庵寶守其祖之遺書擬刻以行世是亦能以文字世其家者異日吳興包氏安知不與前明吳中文氏比隆乎

文伯仁乃衡山從子也衡山卒於嘉靖三十八年己未年九十而伯靖於嘉靖丙辰三十五年已稱攝山老農則其齒必與衡山相等不當置之衡山二子之後

文文肅即元發之子乃衡山曾孫也不應列於元發之前宜改列于後

文震亨即文肅之弟宜更列於後

于香草所校書序

香草于君余畏友也好學深思讀書每有心得尤長於禮乙未夏寄我所校書四卷皆說小戴禮者也多剖晰入微如謂禮稱夫婦之別非必謂夫妻禮稱三年之喪非必謂父母檀弓遠兄弟是謂昏姻冠義見於兄弟是謂主人之兄弟又謂投壺賓主各一壺故有壺閒之言夏殷之世前後皆有鞸故有前後方前後挫角之制證據分明皆有可取又謂禮器篇亡後人分禮運下半篇補之則鄭君解禮器是故大備本連禮運篇爲說疑鄭君已見及此矣曾子問篇稱魯昭公孝公非孔子語是

記人之語則管子稱齊桓公鬻子書稱魯周公皆此類矣又謂王制之上大夫卿此卿字是古禮家注語卽所以解上大夫謂此上大夫其實卿也此類諸條皆可補拙著古書疑義舉例所未備余讀尚書嘗謂日宣三德浚明有家日嚴六德亮采有邦與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同爲四字句之儷語夙夜二字在日宣三德句下乃日字之注語也祗敬二字在日嚴二字下乃嚴字之注語也雖有此說以臆說無徵不敢筆之於書今得尊說聊復出之勿笑其點竄二典也

翁少畦醫時六言序

醫時六言者翁子少哇感甲午乙未間韓倭之事發憤而作者也嘗讀呂不韋之書有曰治國譬若良醫病萬變藥亦萬變病變而藥不變向之壽民今爲殤子當今之世殆亦世運一大變局也然則言醫者其不可以不變乎余獨以爲不然泥古法而言醫固不可舍古法而言醫亦不可善爲醫者在神明乎古法而已少哇此書皆本 國朝姚夏庵尙書所手鈔之帷幄全書其書凡十四種而一經少哇刺取則非猶是十四家之書亦非猶是姚氏之書而成其少哇之書何也有神而明之者在也每一條之下畧綴數語使古人之言皆爲我言古

人之法皆爲我法而施之於今皆良藥矣李鑑堂中丞深喜其書覆書謂如秦越人飲上池水見垣一方誠哉是言少畦求序於余余不知兵亦不知醫何以序爲因思黃黎洲先生明夷待訪錄卷首刻顧亭林書少畦何不即用此例刻鑑堂中丞書於卷首即以爲序可也余言瑮瑮固不足爲此書作元晏先生矣

汪稚泉詩序

余自十五始學爲詩至今歲行年七十有五則雕琢肝腎六十年矣詩格不高終其身不能出香山劍南兩家門徑之中深用自愧而海內諸君子癖嗜余詩者則頗

有之豈以詩主性情言情之作入人尤易固不必以遜暹春日擬歸藏湛湛江水摹大誥乎鎭洋汪君稱泉詩人也嘗自言平生無嗜好所嗜惟詩而近人之能詩者亦落落無當意所嗜惟曲園之詩每讀至夜深雖倦極而不忍廢惜不得一見其人以詩相質也臨歿前數日以詩稿授其二子習懷習蔭曰如我死必以此質之曲園且爲我乞序得曲園一言吾九原瞑目矣今年秋其女孫壻王玢如孝廉見我於春在堂以君遺詩見示并以君遺言來告余讀其詩沛然從肺腑流出不見斧鑿之痕誠亦香山一派然如到家五首頗近陶詩申江春

感袁江雜感諸篇又參杜律傳味琴招飲雪中集晉應
寺等作妙得韓豪墀字十疊韵巧奪蘇家行市而别緒
四首又居然温李矣是君之詩各體咸工諸家畢備豈
余所能望哉君應省試副賢書嘗以國子博士參錢敏
肅公軍幕事平敘功堅謝不受乃奏加五品銜　賜翠
羽以飾其冠晩年主學海講席餞藕園中丞修葺南園
與諸老輩觴詠其中君亦與焉朝鮮使者入都索君詒
江樂府以去生平嚴於去取勇於施舍粹然有古君子
之風葢有餘於詩之外者宜其詩之工也余感其知己
重遊其意輒書數言而歸之於玢如深惟伯牙絕絃郢

人輙斥之義能無爲之怯然流溯乎

朱午橋漢碑徵經序

昔阮文達著詩書古訓以論語孝經孟子禮記大戴記春秋三傳國語爾雅十經中引詩書者爲主而凡子史所引則附錄焉以晉爲斷葢因晉以前說尚未爲二氏所汨亂也其意甚善惜其止在發明義理而文字異同未遑論說及高郵王氏說經則每以藝文類聚北堂書鈔羣書治要所引考訂經文多所改正然類書所引不甚可據北堂書鈔世無善本羣書治要來自東洋此豈足以爲典要乎夫漢世去古未遠當時碑版文字皆出

文人學士之手則其援引經文實與見於子史者無異而視類書所引必當過之阮王兩家皆未之及何與實應朱君午橋著漢碑徵經一書其刻於粵東廣雅書局者止周易一卷所引漢碑凡一百餘條推尋古義校訂異文洵爲治經者別開塗徑矣余從前亦嘗流覽漢碑於諸經間有發明竊謂開母廟石闕碑有飴格字即商頌烈祖篇之來假飴來格假古字通也尉氏令鄭季宣碑有放鳩字即虞書堯典篇之方鳩放方鳩鳩古字通也又據泰山都尉孔宙碑東嶽黔首猾夏之文謂東嶽黔首亦是華夏之人知虞書猾夏不作華夏解也博陵

太守孔彪碑有云龍德而隱不至於穀以不至穀為隱德知此穀字當從鄭訓祿不當從孔訓善孔注不足信亦一證也巽曰君書甚出余得受而讀之采獲之富必當不止於此余日望之矣

王榦臣格致古微序

自泰西諸國交平中夏而西學興焉趨時者喜其創獲泥古者惡其奇衺而不知西學亦吾道之所有也何以徵之曰吾人束髮讀書不先受小戴記中庸大學兩篇乎大學曰致知在格物中庸曰惟天下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

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是大學原致知之始事必以格物為基而中庸推盡性之全功必以盡物性為極盡其性矣未足也必繼之以盡人性盡人性矣未足也必繼之以盡物性至盡物性而後可以贊化育而後可以與天地參嗚呼西人之學其出於此乎西人所言化學光學重學力學蓋由格物而至於盡物之性者也惟古之聖人皆以人道為重故曰聖人人倫之至也自堯舜三代以來吾人皆奉聖人之教以為教專致力於人道而於物或不屑措意焉是以禮樂文章高出乎萬國之上而技巧則稍遜矣彼西人之學務在

窮盡物理而人道往往缺而不修君臣父子夫婦昆弟之間每多遺憾而奇技淫巧則日出而不窮蓋中國所重者本也而西人所逐者末也逐末則遺本而重本則末亦未始不在其中苟取吾儒書而熟復之則所謂光學化學重學力學固已無所不該矣宋元儒者所見皆不及此恭讀我　聖祖仁皇帝御製三角形論曰論者謂今法古法不同殊不知原自中國流傳西士大哉言乎足以會中外之通而破古今之蔀矣自是以來學者始知西法即出於中法震而矜之者俗士也鄙而夷之者陋儒也吳下王君韜臣以名進士入詞林改官吏部

始讀中祕書卽思發古書之義蘊窮西學之根株創爲一書曰格致古微不我鄙棄就而質焉余力贊成之至今歲仲春見我於春在堂則其書成矣自九經二十四史以及諸子之書百家之集凡有涉於西學者博采而詳論之使人知西法之新奇可喜者無一不在吾儒包孕之中方今經術昌明四部之書犂然俱在士苟通經學古必知其意神而明之則雖駕而上之不難此可爲震矜西法者告亦可爲鄙夷西法者進也余章句陋儒於西人新法一無所解承君問序於余姑引大學中庸之言以應之中庸不云乎致廣大而盡精微如君所論

廣矣大矣精矣微矣又云溫故而知新天下之人但喜西法之新而不知皆本吾儒之故溫故知新願以告天下好學深思之士

西湖照膽臺志序

光緒辛卯重修西湖照膽臺關廟成而鄒君典三為之志志成問序於余余謂關廟之名照膽臺不知始於何人亦不知所取何義殆謂神之威靈有以照人肝膽歟姑從俗名之可以勿論惟廟藏帝印乾隆間上塵　御覽　賜題三十四字恭鐫其上今此印雖移藏文瀾閣而推原其始實廟中物　高廟賜題有云俾永藏焉則

藏於閣亦即藏於廟也豈仙廟所能望哉信爲西湖一名蹟矣余戊辰歲初來湖上值蔣果敏公重建之後廟貌煥然未及十載又將撓傾余偶啜茗水閣住持導至大殿則柱與磉離以扇入之納者逾寸余因言於方伯今陝督楊公而葺治之乃至今而又修焉三十年中余三見其新然則土木之工雖極堅固必不能久非有記述矣以垂示將來鄒君之爲此志洵善矣哉杭州神廟如伍如岳舊皆有志吾知鄒君此志必與俱傳矣

杭州坊巷志序

昔人稱宋敏求長安志凡城郭官府宮室寺院纖悉畢

具其坊市曲折及唐盛時士大夫第宅所在一一能舉
其處粲然如指諸掌精博宏贍非他地志所能及然程
大昌雍錄猶譏其時有蹟舛長門宮誤列長信宮內曲
臺既入未央又入三雍且有空存其名不著事迹者蓋
網羅散佚訪求故實若是之難也自來帝王都會莫古
於長安而洛陽而汴梁而金陵而臨安亦皆建都之所
余從前奉使中州及年來寄寓吳下於成周舊址汴宋
故墟及六朝遺蹟皆有意尋求而苦於無可諮訪及主
西湖講席垂三十年歲必再至杭州每念杭自唐以來
即稱最勝之區南宋偏安於此尤極湖山歌舞之盛城

中坊市半猶其舊而闤城溢郭廛合雲連新街故蹊輒不可辨聞老輩朱眀齋先生胥輯杭州坊巷志未成胡君次瑤又踵爲之迄無成書其稿亦不得而見丁君松生博學多聞家中藏書爲吾浙冠尤留心杭郡掌故所著武林叢書余已爲之序矣久知其有杭州坊巷志之作每見必慫慂其速成而載籍極博編劃爲難丁君謙挹未敢遽出其書又以屬之孫康侯茂才使卒其業今年余來湖上康侯抱書來見則裒然成編矣其書以太平坊建首蓋以　南巡行宮在焉尊尊之義也次之自西璧坊以下鱗羅布列若網在綱博考羣書參稽志乘

無一事不登無一文一詩不錄城郭官府宮室寺院坊市曲折及士大夫第宅無不備載視宋敏求長安志無多讓矣而如宋志曲臺長門之蹟舛則無有焉雖空存其名者間亦有之然文獻無徵付之蓋闕正其著書之愼也宋志本於唐韋述西京志是猶前有所因者若此書則朱胡舊稿已付𠜇灰非丁君之博洽不能創於前非康侯之精心銳力不能成成於後余衰且老得及見其成幸矣倘冀其由城內而推之城外以廣西湖志之未備則余之湖樓山館或亦幸而羼入其中藉以不朽是尤余所深望者也

徐花農學使芹池疊喜詩序

功令凡中式舉人歷六十年重屆是科準其重赴鹿鳴筵宴而生員入學六十年後再遇是年功令不及焉俗例則有重游泮水之說甲子一周藻芹無恙亦士林中佳話乎花農太史視學廣東得重游泮水之士歲科兩試共二十一人爲詩以張之得七律一十九首七絕四首合而刻之曰芹池疊喜詩余今歲亦屆重游泮水之年賦七言古詩一章又取當時院試文詩題重作之刻重游泮水試草分貽朋好意謂此事卽此了之矣雅不欲以衰朽姓名頻瀆官師而邑大夫張漢章司馬必欲

以聞於學使錫以四字額非吾意也然聞紹興有重游泮水者曰俞兆福湖州有重游泮氷者曰俞光曾與余而三未知他郡尚有否此三人者皆俞姓也是亦一奇因花農此刻而書以報之花農又將矜其奇而侈其盛也

錢豫初近許齋印譜序

錢子豫初以所著近許齋印譜見示曰近許者以篆體宗說文也雷甘杞翁跋語詳矣然曰近許則亦近之而已余觀其譜藉讀藉觀不作借淘如甘杞翁說而竇及借人爲不孝則仍作借字他如壽字靑字亦有不盡如

說文者昔張有著復古篇極爲精審其爲林摠母撰碑書魏字作魏終不肯去山字可謂篤信許書及爲楊時踵息庵記以小篆無庵字竟作𢈪體書之似乎太泥況刻印本非作書乎古有六書三曰篆書即小篆五曰繆篆所以摹印然則摹印之篆自與篆書不同此錢子所以宗許而不泥許也不然以錢子之深於許學豈惟逅之云乎哉

陳耐庵所著書序

陳君耐庵越中知名士也往年曾肄業於詁經精舍余深賞之歎爲經明行修之士乃十餘年不相見至今歲

而其子以其所著書求序則君已古人矣余讀其書皆學求經義者也所著愚慮錄五卷說經甚精如辨三老五更之非三人非五人辨論語過位升堂之非治朝之位非燕朝之堂又如說冕服十二章辨鄭註周制九章之誤說呂刑其罰倍差辨孔傳五百鍰之非皆詳明有據其食古錄一卷亦多可采中有論火龜一條因郭注火鼠而及火浣布余昔年曾得火浣布少許試之良塙惜未得與君共證之也其待質錄中論四岳論大雅抑篇皆疑而未決余皆有說又惜未得與君共質之也至於居求錄誨爾錄頗似宋人語錄然語皆質直有味讀

愚慮諸錄見其經之明讀居求諸錄見其行之修余曩以經明行修相許洵不虛也三十年來詁經精舍人才頗盛黃君元同馮君夢香皆擁皋比稱耆宿君雖早世然頡頏其閒固無媿色矣

鰈硯廬聯吟集序

自古伉儷之賢首推梁孟然伯鸞五噫之歌適吳之作懷友之詩具載范書而舉案之餘寂無嗣響意者孟氏女固優於德而絀於才乎乃本傳稱共入霸陵山詠詩書彈琴以自娛則安知其妻不亦有唱和之辭傳世旣遠記載缺如甚可惜也蔡嘉徐淑世稱嘉耦然所傳者

止是贈別之詩至於長吟永歎淚下沾衣恨無羽翼高飛相追令人誦寶釵之篇以爲太息然則唱妍酬麗福慧雙脩固無如趙松雪與管仲姬矣乃今觀於沈中丞之與嚴夫人其殆近追趙管而遠軼梁孟秦徐者乎夫人在室時詩筆高出流輩其哲兄緇生太史每有吾家不櫛進士之稱今所傳紉蘭室詩其時作也詩凡三卷及歸中丞詩學益進先是中丞在京師得汧陽石剖之有魚形製爲兩硯名曰鰈硯至是因以鰈硯名其廬而夫人之詩亦遂以名焉詩凡二卷南皮相國既有序以冠其端而緇生太史又歷言夫人之詩學得於天詩境

得於地詩緣成於人而總歸之於有詩福其言備矣余又何言惟全集之後又附刻鰈硯廬聯吟集一卷皆中丞與夫人倡和之作余歎曰此一卷詩乃列代藝文志中所罕見者也余閱中丞之學甚深嘗作夏小正注補近時孔氏洪氏所未備其爲詩高者追蹤老杜下之亦劣駕右丞然一出承明卽膺方面其後敭歷中外洊至封圻自念時事方艱受　恩至重力圖報稱不復留意於文章故所作詩隨手散去不自存稿今遺篋中竟無篇什之存卽夏小正注亦無寫定本矣獨此卷所載猶存詩若干首明代孫文恪公繼室楊夫人詩稿附文恪

集以傳　四庫全書著錄焉今中丞之詩乃附見於夫
人集中夫人之詩傳而中丞之詩亦傳雖非全豹亦見
一斑天下有道我佩子徽此余所謂近追趙管而遠軼
梁孟秦徐者也異時采入　四庫使人知中丞於勳業
外尚有詩存則此編之所繫重矣余旣志中丞之墓而
於此集又爲之序益存夫人之詩卽以存中丞之詩也

邵楚白擊壤摘聯序

康節先生之詩質而不俚直而不率在宋詩中自成一
家實亦從白香山門徑中來世以寒山子詩擬之非其
倫也余所見擊壤集凡三本一本二十卷編年者也

四庫全書著錄焉一本八卷分體者也是二本皆善之一本十卷乃前明兩吳氏所注注皆淺陋康節詩本不腐自有此注則眞腐矣其詩分五類亦殊可怪此不足存也邵楚白大令以康節先生之裔筮仕吾浙長於吏才通知醫學大府引重同僚推服樂易和厚有康節風最喜讀擊壤集摘錄集中佳句爲人書楹聯五言七言共得二百聯又五言七言八言集句二百二十五聯集句補遺一百聯手自寫定分爲六卷出以示余余不工書而常以筆墨爲人役一歲所書輒數百聯每遇佳箋苦無佳句今得此編臨池揮灑不愁擱筆矣擊壤集世

間罕見往年余門下士宋伯言大令欲假活字板排印而未果楚白誠能以二十卷本重付剞劂以行於世余尤願先覩以爲快也

周存伯范湖草堂遺稿序

同治初余自津門還寓姑蘇時則猶及見存伯周君君權知新陽縣不得於大吏劾去官時潘文恭公季子季玉觀察方家居爭之曰奈何劾吾好官又語余及馮敬亭先生曰兩君皆主書院皋比居賓師之位公論所在不當一言邪余與敬亭雖皆謝不能亦未嘗不爲君太息也而君則漠然若無其事者仍居吳下以翰墨自娛

所爲詩古文詞皆有法度尤工丹青人得其片紙寸縑寶如拱璧蓋君自幼以奇童聞及長游歷名山大川又以書生佐戎幕所見所聞皆足以發其胸中之奇故隨筆所至無不入妙有存乎筆墨之外者也所著兵源十六卷日食表六卷讀書襍識八卷詩六卷詞八卷古文駢文共四卷庚辛之難皆燬於兵火令子祖揆字同倩搜輯於倦編剩筆之中得文一卷詩一卷詞三卷題畫詩一卷乃合而刻之爲范湖草堂遺稿而首卷武功將軍詩七首銘一首則君先德諱萬清字春園者所爲也昔黃山谷集後附其父伐檀集戴復古石屏集則於卷

首載其父東皋子詩論者以戴集爲得體今同倩編君詩而以武功詩冠其首用石屏例也卽此一事可見其編次之善君詩文雖散佚幸有此數卷之存又有賢子以紹其家學則君固可以無憾矣余從前與潘馮兩公沾沾爲君歎惜者葢猶未免乎一時得失之見未足以知君也

厲駭谷白華山人詩集序

定海孤懸海外金鷄招寶兩山對峙若門戶入其中則羣山重疊一水縈洄又兼曠如奥如之勝民居次坒風氣樸茂余於其中得一經生焉曰黃君薇香所論夏后

氏世室之制與余有暗合者同年吳和甫學使以語余余深以未見其人爲憾乃今又得一詩人焉曰厲君駿谷余亦未識其人而得見其詩曰白華山人詩集都凡一十六卷意義深厚氣體高華葢集唐宋諸詩人之長而鑪冶之以自成其詩何子貞前輩稱之爲李謫仙宜興吳仲倫又稱之爲元遺山乃余讀其詩如西溪紀游篇則謝康樂游山之作也如知音篇則阮嗣宗詠懷之遺也如還家諸篇則意思蕭閑絕似陶公如歲暮東甌襍詠則音律悲涼又若杜老此外則又有若白香山者有若杜牧之者有若東坡若山谷者君之詩豈可以一

家槪之歎蓋君少負異才以目疾故不一應有司之試
其所蘊蓄悉發之於詩觀其集末附詩說一百五則知
其於此事三折肱矣余故謂黃君之經學與君之詩學
乃翁州近代兩傳人也黃君之子元同孝廉以經學世
其家曾肄業於詁經精舍余得識之君之子崇園三吳
循吏也余寓吳下杜門謝客未及一見君之孫三人又
皆鵠然而起視黃氏之世守一經者殆有過之詩人之
遺澤遠矣其諸孫以遺集乞序於余余昔年以避兵至
定海不旬日而去未及游覽其山川君詩說云凡作詩
須山水靈秀之氣淪浹肌骨始能窮盡眞趣然則定海

所有西霍東霍大茆小茆諸勝具在君詩矣讀君之詩即謂之補理舊游可也

張韻舫眠琴館詞序

昔人論詩謂顏之鏤金錯彩不如謝謝之初日芙蓉不如陶余謂詩固有然詞則尤甚爲詞者以流離渾脫之辭運纏綿悱惻之意宜空靈不宜版實吳夢窗七寶樓臺眩人耳目豈如姜白石之野雲孤飛去留無迹乎余每讀白石疏影暗香楊州慢一萼紅等詞未嘗不曼聲歌之飄飄然有九天珠玉之想光緒丁酉春余在吳下陰雨連緜杜門不出適張韻舫太守以所著眠琴館詞

自閩中寄示余讀一過圓美流轉如彈丸珠零錦燦中有流風回雪落花依草之致麗而不至於褻新而不至於纖洵白石玉田之繼響矣其中如越王臺秋感及臺島感事詞慷慨高歌唾壺欲碎而如蝶戀花四闋自謂盱衡時事萬感填膺乃讀之則惟是春愁釀病長日困人無一劍拔弩張語也昔劉後村跋劉叔安感秋詞云借花卉以發騷人墨客之豪託閨怨以寓憂時感事之意烏呼此詞之所以為詞歟君先德中丞公以郎官出守守岐之續海內盛稱之後以閩撫終君名父子亦筮仕七閩起家五馬他日勳名自當繼中丞公而起豈僅

以香徑春風紅樓夜月諸傳語傳播旗亭哉然以詞論亦不下君家三影矣

江建霞靈鶼閣叢書序

叢書古有之乎吾徵之漢藝文志矣小說家有百家百三十九篇夫合百家爲一書至百三十九篇之多則其家自爲篇可知矣是卽叢書也其體例實近於襍家漢志所謂襍家者乃一人之書旨趣不純故謂之襍非合眾書爲一書也然我朝四庫全書子部襍家類中說郛說海諸書皆入焉是可知叢書卽爲襍家而漢志小說家之百家卽今說郛說海之類矣班氏稱雜家者流

出於議官見王治之無不貫師古曰王者之治於百家之道無不貫綜然則爲叢書者宜乎如入五都之肆南金北毳無物不備又如入大官之庖山之珍海之鱻陸之毛無不羅列於鼎俎閒始不媿叢書之名若馬總意林所集百有七家皆是子書陸澄地理書所集百六十家止於地理一類皆未極叢書之大觀矣江建霞太史以名翰林視學湖南其時西學大興異論蠭起太史寓余書言自來湘中惟確守經學詞章四字以爲根柢不敢忘家法嗚呼其所見正矣校士之餘輯刻叢書先成三集郵寄吳下乞序於余余觀其第一集如臧氏之韓

詩遺說王氏之大傳補注則經學也其第三集如譚氏之漢鐃歌解陳氏之碧城仙館詩則詞章也知君之教楚士真能確守家法矣至其第二集如諸家藏器目錄以及士禮居題跋亦於經史有資考證而如中西度量權衡表新嘉坡風俗記則又近乎今之新學得無與家法小有出入乎曰非然也此叢書之所以爲叢也使爲叢書而沾沾於一家之言一隅之見譬猶入五都之肆而惟是布帛菽粟之儲入大官之庖而惟是雞豚魚鱉之味豈足動觀者之目而饜讀者之心哉方今　聖謨桄被萬國同文師古所謂王者之治於百家之道無不

貫綜者今之視昔蓋有加矣此等書庸非議官所宜備
者乎異時　天子重開四庫館傳覽載籍以備天祿
石渠之藏而君所輯纂書自三集以上日新月盛無美
不臻吾知其必采入雜家著錄四庫無疑矣

陸詩城所著書序

光緒丁酉之春先上巳二日余自西湖寓樓遷於右台
山館則有自滬瀆走數百里執贄具束而來見者陸子
名獻字詩城者也余駭不敢當力卻其摯一辭再辭至
於固辭終不獲命不得已而受其束陸子乃以所著書
進其第一冊曰太極綜正余瞿然曰此余所不能知也

自來言太極者多矣夫使易傳之文止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則太極之說一任諸儒之各爲創論而無不可通今曰易有太極則是太極乃易中所有之義先有易後有太極也諸儒不求之易中而求之易外是道家之太極非儒家之太極也余所不知也故於太極未嘗有言也然卽陸子之說觀之剖晰微茫實有鑿破混沌之妙附西銘補正一篇不爲乾父坤母之空談而有欲立立人欲達達人之實際陸子於學信有所得矣其第四冊曰爲人後正義嗟乎爲人後之義失之久矣古者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堯以天下子

舜舜即爲堯之後也舜以天下予禹禹即爲舜之後也舜爲堯服三年喪禹爲舜服三年喪此爲人後之服也儀禮斬衰章曰爲人後者是也舜禹爲堯舜服三年喪而舜自父瞽瞍不父堯也禹自父鯀不父舜也父母之名不可得而易也儀禮不杖期章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是也推此義則上而爲祖後爲曾高祖後下而爲兄弟後爲兄弟之子後無所不可自後世各私其親各子其子於是爲後者必同宗與堯舜異且爲之後者必爲之子於是爲後者必昭穆相當與周公制禮時又異而人倫之變家國之亂從此多矣陸子則執喪服傳若子

三字力闢公羊爲人後者爲之子之說是其說之與吾合也其他論宗法論廟制皆能推闡精微曲盡事理發諸家之蘊而成一家之言蓋陸子會通漢宋諸儒之學而又熟於諸史之事實故言皆有物而不爲空談且推之於世而可行而不苟爲高論其才其學不可及矣余老矣自去冬兩病後精力益以不支略覽一過書數語而歸之未足副其拳拳之來意也

劉古香女史詩序

余比年以來讀閨閣之詩多矣即爲閨閣之詩作序亦多矣約畧計之有若曾氏季碩之虔共室集潘氏雲仙

之倚紅樓集沈氏栗香之半灣秋水草堂集謝氏韵仙之蘭風館集王氏碧雲之冬青館集嚴氏少藍之級蘭室集及鰈硯廬集類皆氣高致遠體潤詞清未嘗不歎閨閣之多才也乃今又得讀劉古香女史小蓬萊仙館之詩古香生有儁才四歲時父抱置膝上適寒梅初開口占曰梅爲花第一古香即應聲曰人是玉無雙不特屬對工穩而其瑤情玉想品格非凡固不問而知爲神仙中人矣及笄歸錢君梅坡亦風雅士也一時唱妍酬麗有管趙之風所爲詩詞於花紅玉白之中有風逸煙高之致池塘生春草明月照積雪自然妍美殆所謂綜

採蘩縟杼柚淸英者乎惜不自收拾錄而存之者僅如千篇詞則倍之又附以南北曲一卷不遠千里展轉相託求序於余乃書數語而歸之閩古香尚有傳奇數種絕妙好詞可與洪蔣伯仲余於是益歎閨閣之多才也

五周先生集序

夫弟兄競爽自古難之郊祁軾轍世所豔稱至於花萼之集合爲一編同傳千古則尤其難者也稽之前代有兄弟三人爲一集者如宋孔文仲孔武仲孔平仲淸江三孔集是也有兄弟四人爲一集者如宋柴望及其從弟隨亨元亨元彪四隱集是也有兄弟五人爲一集者

如栄寳常寳年寳羣寳庠寳鞏聯珠集是也乃今又得之於祥符周氏周本吾浙山陰人寄籍祥符遂爲汴中著姓其兄弟八人知名者五余庚戌成進士與昀叔都轉爲同年生則其於兄弟行居七者也余留京師日淺故雖與昀叔同年且同官翰林又知其能詩然未得與之觴唱也同治之元余至京師與昀叔相見始稍論及詩旋即別去其後與昀叔同寓姑蘇時相過從然昀叔又不久下世矣其弟季貺太守宦遊閩中余有表姪戴子高茂才主其家極相得與余書屢言季貺負才名有奇氣所爲詩詞高出儕輩又喜收藏金石書籍字畫手

自理韲精審絕倫子高落落少許可而心折季覎如此余又知季覎之才也比年以來季覎亦與余同寓姑蘇竟未一謀面韓李艮坤渺若楚越吾兩人之衰老亦可見矣今年春有冒鶴亭孝廉見余於滬在堂乃季覎之外孫也以五周先生集見示則自其長兄柯亭太守至季覎之詩皆在詩皆不多蓋掇拾於燼斷灰朽之中非其全者涑人刺史止有文而無詩惟昀叔存詩一卷詞二卷於昆弟中爲稍多矣嗟乎五先生皆曠代逸才而所存止此亦可悲也然詩文皆自能成家不染近代浮靡之習則此一集也亦如精金美玉其光氣固不可埋

役寶氏聯珠不得專美於前矣五先生中惟季貺如魯
靈光巋然獨存余雖衰老幸相距不過數里倘廁介鶴
亭而與之游也